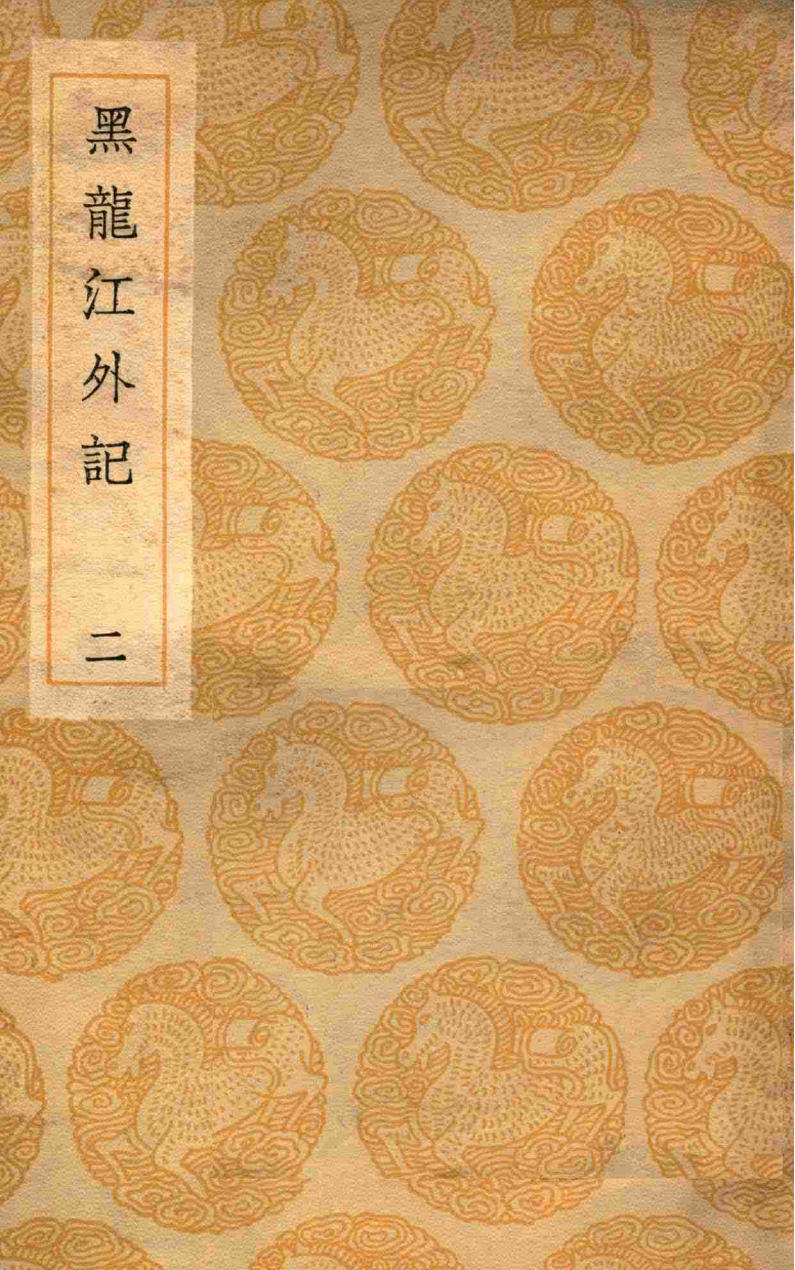


黑龍江外記

二





黑龍江外記

(二)

西清記

黑龍江外記卷五

將軍副都統等歲獻方物。六月進白麪。七月進鷹鷂。十月進魚雉等野味。曰進鮮。十一月進年貢。亦魚雉野豬類。而箭筈桃皮木火茸附。俗謂之走大車。同月進海東青。十二月進春魚。內惟鷹鷂送木蘭行在。餘悉貢京師。

往歲恭遇高宗八旬萬壽。將軍副都統等呈進貢物。有鶴、有鹿、有馬、有堪達漢、有四不像、有貂鼠、有灰鼠。皆沿途謹餉以進。而貂皮、灰鼠皮、舍利獼皮、元狐皮及刮鯨如意附。嘉慶十四年恭進皇上五旬萬壽貢。敬依往制。惟元狐九張不備。購未得故也。

拜發摺本。誛吉。包封供堂上。轅門三礮。將軍副都統北面行三跪九叩禮。差官跪穿堂斜負黃袱馳而出。若時節表文。差官馬上捧之。兩官代控。出轅門然後馳。交吉林。由吉林轉遞盛京。直隸。如期恭進。春祭先農。有耕耤禮。早有請雨禮。雨有謝降禮。日月食有救護禮。皆如內地。惟恭迎恩詔儀文不備。待使者禮亦略。

官員歲領清文時憲書。由欽天監十月頒發。明年春始至省。轉送諸城。亦有漢文時憲書。商販在都購買。

至省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爲重。

黑龍江滿洲漢軍有在奉天入學之例。鄉試屆期。京師必行文咨取生監。不過奉行故事。其實會應童試者無。

城中皆草舍。屋上多積薪糞及雜糧。以防竊。風偶作。輒輟炊爨。番子沿街喊收幌子。以禁坊肆燒柴。值有災。城上打鐘。市擊鉦。應之。將軍以下率兵搶救。雖有激桶。久廢。所資惟坊肆水車數輛。

乾隆五十九年。齊齊哈爾大雨。嫩江暴漲入城。負郭數十里。非舟不行。田廬淹沒無算。嘉慶十一年。城中火。副都統宅及附近店肆被焚。而木城東南面亦爲灰燼。十二年大旱。土人掘食草根。或以鹽米一撮煮野菜爲美食。十四年。城西北雨雹。小如胡桃。大如茄。田苗盡死。大抵邊隅災不常見。惟霜早傷穀。則閒歲輒然。

將軍、副都統三年輪覲。謂之年班。例皆十二月抵都。明春還鎮。呼蘭城守尉亦然。

協領等三品官。六年俸滿引見。有軍功者。或擢副都統。例與佐領以下官俱入。五年軍政卓薦者。出考送兵部。劣者黜。

主事。有三年京察例。卓薦者。年終吏部帶領引見。加一級回任。

管庫理刑主事。引見補授後。本鎮公庫例給路費銀五十兩。吏部請領執照。限五十日抵任。既抵任。執照

繳部。自抵任日。連閏扣滿五年。將軍出考。咨部候推。以今日選法觀。大約并筆帖式俸較足十八年方可得缺。故理刑主事塔清阿既報滿。仍在任五年。乃推盛京工部員外郎。以底俸僅九年也。管庫理刑主事既報滿。接奉調京引見部文。卽離任。而新任之來。率在一年後。中閒出納聽斷。土人得而主之。

管檔主事。五年滿。陞佐領。就文用京部員外郎。倉屯等官。四年滿。陞驍騎校。就文一等用京部及盛京主事等官。二等用小京官。然從前年滿就文者。主事岱青阿。倉官王起盛。皆未得缺。以事罷。

協領以下缺選。應陞二人。擬正陪引見。例用正而記陪者名。遇缺坐補。不更送部。此體卹意也。將軍副都統五日一入署。餘日屬僚就邸中畫稿。謂之上門。宗室永琨爲將軍。畫稿在五更後。黎明卽散。那啓泰爲將軍。日高畫稿。或抵暮始散。故永時卜奎蠟貴。那時屬僚嘗一食。

宗室永琨爲將軍。屬僚啓事。有雙膝並屈。自稱奴才者。副都統巴某每見將軍。宗室都爾嘉必屈一膝。近日一宗室遣戍將至。其本旗協領謀於同事曰。謁見問起居。我膝當幾屈耶。恭而無禮類此。

管檔主事。將軍副都統前稱名。管庫理刑者稱額哲庫。國語主事曰額哲庫。哈番。此云額哲庫。省文。然聞從前亦有稱司官者。

屬僚稟啓名下。例用伯特赫布克達斐字樣。譯言跪也。理刑主事塔清阿獨書京烏勒默。頗得體。京烏勒

默、國語恭謹之謂。

協領等三品官兼辦司事掌關防者號正堂。餘號副堂。佐領以下通稱司員。其座位正副堂正坐。司員旁坐。筆帖式隅坐。而管庫理刑者向隨司員坐。塔清阿爭之。乃改主事中坐。協領等左右之。

將軍副都統入署。屬僚站班。管庫理刑者舊在協領佐領間。宗室景燾爲將軍。改主事於佐領後。至將軍那啓泰復進主事於協領前。今仍舊。

協領等出一卒持鞍籠前導。主事佐領持毯。塔清阿裁之。余亦不用。

幕府章奏文檄。例用國書。而凡奉到諭旨。部覆係漢文。皆譯出存案。近日工繙譯者。推四品官果君德興。佐領崔君達興。阿崔尤習漢文。有戰功。後致仕。果亦物故。今遂無能繼之者。

理刑主事用部員。自有深意。然司印不歸主事。僚屬吏役皆土人。且事涉索倫蒙古者。案問須舌人。此主事之所以難也。

塔清阿初爲理刑主事時。掌印者協領阿爾薩朗。造大枷一枷。疊四三人。塔請於將軍宗室景燾。毀之。又數言阿用酷刑非律。將軍遂命塔掌印。塔固辭。阿亦見疎。後又有兼司某濫用刑。塔言於將軍那啓泰。將軍不介意。俄轉聽某言。疎塔。愈見理刑主事不易居其職。

鞭作官刑。旗人用之。扑作教刑。民人用之。鞭數限以二十七。或加至四五倍。扑不用杖。以柳條抽之。不於

其髻於其髻。有皮肉綻裂。漬之以鹽者。非法也。

命盜案已服。必一用夾棍。曰非是無以祛上官之疑。噫。視三木求之者。尤爲不究事理。

部頒洗冤錄。平時最忌翻閱。曰展卷必有疑案。故相驗時。但憑仵作喝報。其實仵作於洗冤錄亦不甚了。近日呼蘭某甲死。身有三傷。城守尉以自戕報。所司委員覆驗。曰被殺也。悉拘死者家屬隣人來幕府。敲扑旬月。被殺無據。然以自戕定讞。恐累覆驗者。乃還所拘於呼蘭。飭城守尉自審結案。此主事塔濟阿既去。新任未來時事。

囚絞既決。折其脣至斷。曰不然有甦而亡去者。識者以爲此腰斬也。口號云。盛世不聞腰斬律。莫教泉路怨非刑。主者微聞之。其俗漸改。

流人遇赦。如慶更生。遇有部檄行查。由幕府逐名冊報。此依例奉行按籍可稽之事。往往輕率遺漏。至翻閱累日經時。而猶有向隅者。過雖無心。孽實不小。司事者其加慎諸。

達呼爾某甲死。將軍傅玉疑之。召婦問狀。婦衣綠襦來。愈疑之。時夫屍已焚。乃坐以因姦殺夫毀屍滅跡。婦及奴並論如律。又一卒伐木入山久不返。將軍疑其婦奴致死。不勝敲扑。誣服之。問其屍。曰沈江矣。時冬月。將鑿冰覓之。而卒適歸。獄乃解。說者曰。達呼爾某甲之死。病也。焚屍俗也。綠襦乞諸其隣。不敢以衰見也。故兩人將就刑。怪風起。幕前高數丈。將軍曰。冤耶。已然矣。奈何。語未既。風旋轉出西郭。直至市曹乃

息。

協領索某達呼爾也。掌刑司印。號稱能事。一日薄暮過市曹。聞人大呼其名。視之烏有。以爲鬼物。遂狂語如嚙。漸至不識妻子。或疾走出東郭。且行且言。若與人辯。是非久之竟死。後有協領阿某滿洲也。初不預刑司事。因屯官獄久不定。阿自薦能審。數日案果結。屯官論死。死之夕。阿忽長跼街門外。口稱老大我錯。我錯。明日禳之。殺牛馬無算。自是得狂疾。死於火。老大云者。屯官行大而兄事阿也。屯官某崔尙書孫。每歲五月。布特哈官兵。悉來齊齊哈爾。納貂皮。互市。號楚勒罕。譯言盟會也。初在城西北四十里。因沁屯。本名克伊勒屯。乾隆六十年。以事改城中。而其部人卓帳城北。故俗有北關集之稱。先是在因沁屯。楚勒罕。將軍。副都統。率屬僚。駐劄其地。凡穹廬馬匹及羊酒。皆布特哈按項供應。後當事者誅求無厭。布特哈苦之。未有以發。會部卒爲齊齊哈爾兵所毆。走白將軍。反得荷校罪。於是副總管奇三。列款潛之木蘭行。在奏之。勅重臣來省案問。得實。將軍。副都統以下皆論罪。奇三亦以越分上書。戍伊犁。余嘗見土人家清文一帙。敘奇三上書始末甚悉。且言奇三將上書。請於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湯火。卽死不辱汝父。吾何恨。此文疑卽奇三作。亦達呼爾巨擘也。然齊齊哈爾。布特哈不相能。自此始。交納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選入格者充貢。餘聽布特哈自售。謂之瑪克塔哈色克。譯言擲還之貂也。在因沁屯時。入格者故爲擲還。陰以賤值逼買。無問大小。概銀九錢。布特哈怒不敢言。而減價之議未已。後聞奇三入訴。朝使將臨。亟瘞所

買貂於墟墓間。多爲樵牧拾去。今則將軍至貴買貂。亦索重價。餘可知。

選貂之制。將軍副都統坐堂上。協領與布特哈總管分東西席地坐。中陳貂皮。詳視而去取之。甲乙既定。鈐小印於皮背。封貯備進。然後印擲還之皮。而皆別其一爪。如皮背無印而四爪全者。私貨也。事于例禁。人不敢買。貢貂有一等二等好三等尋常三等之分。嘉慶十五年。選定一等四十二張。二等一百四十張。好三等二百八十張。尋常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張。歲大略如是。而列一等者皆雅發罕俄倫春。及畢喇爾物。

布特哈無問官兵散戶。身足五尺者。歲納貂皮一張。定制也。如甲皮不入選。多選乙一張。甲出銀三兩償乙。此類甚多。事皆主於總管。故每歲俸餉。皆選貂後支放。乘除損益之數。至此始明也。若雅發罕俄倫春。則不然。其所納皮張。較勝別部。故一等足額。入其餘於二等。二等所餘。入於好三等。而皆按照定價。由庫給銀。以酬其所餘之數。蓋雅發罕俄倫春散處山野。非索倫達呼爾。及摩凌阿。俄倫春可比。故定制如是。而畢喇爾一部亦然。布特哈交納貂皮。先已自定等第。尋常三等之外。皆以綾籤標記。紅籤者。索倫達呼爾物。綠籤者。摩凌阿。俄倫春物。黃籤者。雅發罕俄倫春。畢喇爾物也。

歲貢貂皮。先將等第數目。六月內奏聞。然後派齊哈爾官偕同布特哈總管一員。解送木蘭。咨報行在戶部。理藩院。內務府。其甄別收貯。則內務府事。

楚勒罕時。城西北穹廬徧野。男女雜遯。布特哈之所屯也。稍東爲買賣街。列肆陳貨。皆席棚。牛馬市於日中。羊羣散於原野。有來自呼倫貝爾者。有來自蒙古諸部者。通謂之營子。說者謂在因沁屯時。營子之多。十倍今日。布特哈男婦車馬之盛。視往日亦殊過之。故其時集號殷富。官稅亦賴以充。

布特哈屯聚。微有部曲。其穹廬門皆東向。總管治事所。編柳條爲垣。餘皆環列。輻輳車人畜雜處其間。初來北門外。設喀倫以禁外人。既納貂乃徹。遊者徑入其營。雖少婦不避。

布特哈向無商販。其俸餉例於納貂後支領。故楚勒罕時。城中集上無男女爭買貨物。爲一歲之計。然老嫗坐穹廬外。撚麻繩造樺皮斗。易錢自給者。不一而足。其艱窘可知。

將軍舒亮與齊齊哈爾協領某。舊在軍中。爲莫逆交。及爲將軍。兄事某。幕務悉委之。寢用其子。亦爲協領。父子權傾一時。將軍不覺也。奇三案起。朝使將入境。將軍倉皇失措。但下令速閉城門。遠近傳爲笑柄。某瘐死。子亦以放廢終。

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間。派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訥、墨里勒克、楚爾海圖。

案楚爾海圖。卽粗魯海圖。有墨河。山出金礦。近軍臣汗帳。此地爲俄人所垂涎。詳見恭摺。

藥將軍
公服

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額爾古訥二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勒克河、墨爾根卓帳處。

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日於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考驗。此爲定例。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而邊界寧謐。例於年終。專摺奏聞。至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爾。察邊者既至格爾畢齊河。瑪玉爾先來謁。待以賓禮。明日請我官過其地。盛設酒肴。極款洽意。屋不甚高。敞四面多窗。無樁。皆嵌玻璃。酒五色。頗香清。然限三爵。不多進。食則用匕。故我官宴瑪玉爾。設掛麵。瑪玉爾愛之。難於入口。以彼俗不慣用箸。虐之也。瑪玉爾。俄羅斯官名。瑪玉爾來。或與妻偕。妻以喇嘛爲侍從。跣步不離。喇嘛深目高鼻鬚髮。類西洋人。官兵望而遠之。不與談。

將軍觀明初下車察邊。瑪玉爾過河來謁。將軍不陳甲仗。召與談帳中。後瑪玉爾見官兵。稱將軍天人。且有。不名一錢我國盡知之語。每官兵歸。必傳語問將軍安。然則瑪玉爾亦異域之解事者歟。

官兵與俄羅斯問答。以索倫蒙古語。亦有通其語者。不過數句。其人衷甲佩刀。髀至髀纏罽布。坐皆伸足。瑪玉爾冠上插物。類雞毛帚。或卽以是分爵秩。其妻服衫甚長。見通草花。印板畫。易以皮裘。殊珍重。官兵緣以爲利。

盛京通志引龍沙記略云。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宿江之西。居氈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織罽爲之。易縑布。煙草。薑椒。糖。錫。物。按今互市法。我兵一手持酒與之飲。一手攬其手中。

物酒盡物亦得。或從而鞭之。不則酒爲騙去。然其所有不過佩刀、杖鏡、鐵盤、樺皮斗、及羔獺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里勒克所得。遠勝此地。顧其人犷悍不易制。故官兵輜重皆納窖中以防竊。蓋其人俄羅斯之得罪戍邊者。

齊齊哈爾城中。編鋪戶爲十二排。更番值月。供應官府。有火災。十二排鋪頭持籌奔救。誤者民官責之。民官。番子章京通稱。餘城類是。

鋪戶歸番子章京管轄。故番子章京有管街之稱。將軍宗室恆參謂鋪戶良民。不應隸巡緝者。乃別派員專司。榜官舍曰管理商民處。尋裁。

商販多晉人。鋪戶多雜貨鋪。客居應用無不備。然稍涉貴重。或販自京師。若綢緞之類。恐入勢要手致折閱。則深藏若虛。非素親厚不能買。既賣猶數囑毋令某某知也。

娶婦之家。綵綢紅氈。喪家搭棚所需席片及梓盃燈籠諸物。無問官兵。皆值月鋪戶供應。而其權在番子。雖事過見還。然損壞遺失。無人賠補。故鋪戶以值月爲苦。

牛馬羊豕外。諸貨皆無稅。惟城中典鋪。每鋪歲徵銀二兩餘。號曰贓銀。而典物限二年內取贖。過限爲死。聽其變價。且無問典錢如干。概三分息。此與京師不同。

棉花非土產。布來自奉天。皆南貨。亦有販京貨者。毛藍足青等布是已。然皆呼爲京綫。而江南來者號抽。

機布俗謂一布爲小疋二布爲大疋製一衫小疋不足大疋有餘布之尺寸可知。

北史勿吉傳水氣鹽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唐書黑水靺鞨傳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巔盛京通志黑龍江有土鹽按今木鹽土鹽皆不聞呼倫貝爾兩池出五色鹽無人取食所食皆奉天鹽。

齊齊哈爾出鹽城東有鹽廠流人相聚煎曬通行吉林又出火鏟關以東貴之稱其加鋼甲於內地號卜奎火鏟相贈答以爲土產佳品樺皮鞍版次之。

土人能爲瓦器若杯柸釜盎等磁器皆吉林貨船上買之船以楚勒罕時來泊齊齊哈爾城西鎮江閣前楚勒罕罷隨至布特哈秋月乃還吉林。

齊齊哈爾賣香囊者河南人夏來秋去賣通草花者寶坻人冬來春去所賣皆閨閣物得利最厚可知好尙日趨靡靡邊方且然。

城內外門前揭篋籬者旅店也外來投宿例報番子房土人則否。

土人用錢五百當千此京錢也除陌之法一千六文五百三文與京師稍異至交易獨米穀銀一兩折錢一千七百文他貨不然。

地方所有興作無項可支例由八旗照數攤派各佐領借之鋪戶而以兵餉償之謂之摺之鋪摺子云者稱貸之符契也故每季兵餉不能滿支間有不敷扣項仍須設法彌補者將軍觀明嘗曰可以不作者省。

一事則窮兵紆一分之力。言殊藹然。

商家放債。取利三分。至輕也。春秋二仲。算還子母。至緩也。然三月借者。秋取六個月利。七月借者。秋亦取六個月利。春季仿此。則似輕實重。似緩實急。兵力日絀。未必不由於此。

商販舊與鄂倫春互市。地名齊凌。轉爲麒麟。因有麒麟營子之號。後將軍傅玉搜獲逋逃無算。乃禁互市。今無聞。

黑龍江外記卷六

黑龍江極邊苦寒之地。自設將軍鎮守。凡旗民雜犯重罪。載在刑律者。或以免死。或以加等。發遣茲土。分管東安插當差爲奴諸條。各有等差。惟官吏奉誦。遠夷徙置。不在常例。其雜犯每歲踵接而至。無慮數百人。向皆分遞諸城。惟呼蘭、琿春、吉林、呼倫貝爾界俄羅斯。不多遣。邇來爲奴者。齊齊哈爾留大半。外城不過十之二。此輩中由教匪洋盜免死。悍戾成性。與他命盜案及牽連坐罪者尤不同。約計齊齊哈爾今有三千餘名。餘城亦千名以外。蓋久未停遣。東來者日衆。游手聚居。是在撥遣鈴束之有法耳。

旗人發遣。向皆隨旗當差。近亦有黜面爲奴者。一蒙古、一漢軍。皆京師舊家子。

發遣當差者。旗人本旗點卯。民人水師營點卯。而仍按期點卯於兵司。有保者免點。號曰保卯。不則一月三點。其令至嚴。

齊齊哈爾隨旗當差者。滋事有據。例送部改發他省。亦有不送部徙置墨爾根等城者。一時權宜。非定例。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三年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繫援。嘗不待三年。卽占土缺。餘並備於店肆。苟且自活。不然。抱瓦盆。丐燒酒。枕藉號呶於城市間。致以狗皮見嘲而已。狗皮。無賴之稱。

流人初至齊齊哈爾。不盡留也。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諸城。流人憚之。資緣求免。則中飽之機。巧者乘之。更有不端桑梓。出郭歡迎。陳塞上之情形。睨肩頭之行李。一墮其術。身難自主。受害有不可勝言者。流人罪狀不一。皆自標名目。曰書案。曰花案。書案以文字得禍。殃及子孫。禁錮塞垣。有至四五代者。花案則狂且蕩子之流。所謂自作孽也。

爲奴者。律書給披甲人爲奴。給索倫達呼爾爲奴。舊亦書給窮披甲爲奴。從無給官員爲奴。及給發遣當差者爲奴字樣。而兵丁得奴。向亦惟貧者勤者。有勞績者給之。示鼓勵。故有叩謝官長之禮。從未有勢家子弟始列親隨。卽邀分賞者。土人言將軍傅玉給一奴。如賜萬金。非受知深難遽得。是可爲法。

將軍傅玉見一卒挑菜勤苦。給奴代之。後遇卒。問奴何如。卒曰善。詰其所以然。卒莫能隱。乃曰。某父旣飽。扶杖牧豕。不自逸。渠猶高臥不下炕也。將軍怒。立鞭徙。更給卒以馴良者。又江西王某爲奴於某甲。一日將軍見某甲自擔水。問左右。記嘗給渠一奴。曰然。然則何不令擔水。曰書生不能也。然則書生但能殺族父乎。立杖王某。徙墨爾根。所謂殺族父。卽犯字貫獄者。某所發也。後所犯子孫亦以滅死來戍。甫入城。某適以是日死。

流人妻子。緣坐者。奴之。隨帶則否。隨旗當差某嘗官御史。得一奴。揚州人。隨妻少艾。見者慕焉。一日。妻手御史舌訴主者。言御史無狀。證以掌上物。主者恐陷御史。薄責奴而出之。此婦迄爲娼。然御史之舌。終不

辨其何以斷也。

寶抵某爲奴於達呼爾筆帖式家。甫二日。先爲奴者乘其出。搜囊得二餅。啖之甘。以餉筆帖式之母妻。俄某還。見啖者皆嘔水。睨其囊餅失。疾呼以桐油解。亟亡去。去則飲桐油者皆死。獨筆帖式妻息尙存。捕得某。問餅所從來。砒也。所以防不然者。然自言在家曾毒死姦婦之弟。解刑部按之。烏有。僅以毒餅案論死。奴亡去。謂之賣逃痞子。由免死減等者。官兵三路追捕。謂之攆逃痞子。追者嘗多。獲者嘗少。例無賞罰。官兵不力故也。

齊齊哈爾舊有西洋人入水師營安插。又有金川苗。奉將軍傅玉。命運內興安嶺亂石。在齊齊哈爾北境。建造碉樓二座。今尙存。

黔奴俗號花臉子。滿洲呼爲薩布什圖。諸城皆有。齊齊哈爾最衆。大半閩粵。楚產。懦者服役主家。黔者贖身自便。網魚採木耳。趁覓衣食。稍有立業。至娶婦生子。稱小康者。其無賴乃聚賭窩娼。竊馬牛爲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興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猶以給奴爲恩。得奴爲喜。強賣逼贖。諸弊叢生。是在當時者。思患豫防。渙其羣而約之以法。所關於地方不小也。

土人於國語。滿洲生知。先天之學也。漢軍等部學知。後天之學也。然以都人視之。土人皆生知也。蓋都人語文而散。土人語質而練。都人峩冠博帶。有矜持心。土人大戟長矛。無造作氣。此官話鄉語所以辨歟。

國語、蒙安、陵寢也。額伊福、塚墓也。土人多呼塚墓爲蒙安。將軍那魯泰斥正之。然習而不察。如此類者正多。此土語之所以不可爲訓也。

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皆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音與蒙

古稍異。閒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惜未見其全書。亦不詳何人撰。案龍沙記略一卷。桐城方式濟撰。式濟字沃園。康熙

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嘗省親至塞外黑龍江。記所見聞。考核山川古蹟。以成此書。近人何顯船朔方備乘。已採錄十之八九。又有楊氏柳邊記略。詳于明末兵戍台站道里之數。趙撫叔曾重刊之。柳邊記略。山陰楊賓字大瓢撰。其父嘗戍寧古塔。大瓢萬里省親。百計營

養。卒以救得生還。康熙初孝子也。

晉商與蒙古、索倫、達呼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蓋皆童而習之。惟通國語者寥寥。滿洲多能漢語。故

也。布特哈近歲能漢語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倫貝爾則實不能。土人無問

何部。繙譯通鑑綱目、三國志。案此乃繙清三國演義。國初盛行。非陳承祚書。類能強記。剽爲議論。而不知讀繙譯四書、五經。其習漢書

者。三字經、千字文外。例讀百家姓、名賢集。然於論孟學庸。略能上口。卽止。間有治一經誦古文數首者。又

皆徒事佔畢。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絕少。第能句讀部檄。得其大旨。則羣起而指目爲才人。此英俊者所以

不能有成也。

蒙館諸書買之店肆。紙版模糊。字多減筆。如聖賢作。至矣。與作。每之類。不知何處得來。余嘗授一漢軍門人。易書詩三經卒業。皆余行笥中物。則書之不行於塞上可知。然嘗見土人家有內版爾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詞林典故。寫本春秋左氏傳。汲古閣五代史。古香齋淵鑿類函。坊刻通鑑綱目。史記。漢書。評林。管子。鹽鐵論。參同契。擊壤集。記效新書。籌海重編。廣博物志。祕書廿二種。呻吟語。施愚山集。午亭文編諸書。又閒有明史武備志。數理精蘊。東醫寶鑑。協記辨方書。及郡邑諸志。皆散佚斷爛。不可收拾。則書之不重於塞上可知。說者謂崔氏顯時。子弟知習漢文。故其家多書。後式微。書亦散亂。今所存止此。然已無能開卷者。再閱十年。不知又居何等。此亦不獨塞上爲然也。爲之一慨。

齊齊哈爾蒙師最多。束脩至薄。有以負欠與訟者。墨爾根。黑龍江蒙師寥寥。有志習漢書。多情晉商指授。故口中別字。愈不勝數。

滿洲曲類古樂府。如云阿穆巴。摩薩齊。斐圖門。阿尼牙德。伊集密。譯言旣伐大木。燒億萬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開克什德。班集密。譯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長篇短句。意皆類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隨以火不思。若索倫達呼爾曲。聲調亦頓挫可聽。惜不解其詞意。要之淫哇之音少也。

盛京通志稱土俗云。行者不齋糧。而雞黍之誼必篤。父兄對賓客。子弟侍立。執杯杓必恭。按今黑龍江城一帶。過客到門。必留酒食。肴不過豬肉雞卵。而以雙上爲禮。如雞卵二杵。豬肉亦二杵也。飲酒。則子弟執

壺侍側。酒不盡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雖不逮。髣髴似之。

滿洲宴客。舊尙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肴饌。然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所謂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土人割肉不得法。有屯老二之謂。

土人過節。上元湯圓。端陽角黍。中秋月餅。家自爲之。店肆亦有鬻者。惟二月二日太陽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見食之者。此與都下少異。

土人以黃米造酒。謂之黃酒。又有名秋酒者。關以東處處賣之。達呼爾以牛馬乳造酒。

案漢書謂之桐酒。

謂之阿

爾占。漢名奶子酒。蒙古諸部家有之。南酒來自奉天。歲不過數罇。燒酒來自伯都訥。歲不下數十萬觔。從前呼蘭議開燒鍋。將軍觀明駁之。至今不果行。

土人熬飲黑茶。間入奶油炒米。以當飢。黑茶。國語喀喇釵也。茶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性不寒。能消肥膩。塞中爭重之。亦有淪香片大葉等茶。啜以蓋碗者。滿洲漢軍數家外。晉商多如此。

土人官戴纓帽。兵戴貂尾帽。貂尾一雙也。七之。爲貂纓。官于役用之。兵帽冬皮。春夏秋皆絨。夏日雨纓帽。官及幕府貼寫用之。而墨爾根等城。草帽亦綴貂尾。兵丁之便服也。

索倫。達呼爾。以麕頭爲帽。雙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麕服。黃毳蒙茸。少見多怪者。鮮不望望然去之。然

亦窮苦者裝飾如此。

商販春秋氈帽。夏草帽。惟晉商帽皆有纓。夏必戴雨纓。在呼倫貝爾者不然。居然蒙古也。

士人以襟襖布製袍。或用繭綢。色尚藍。灰醬次之。皆缺襟。亦有服綢緞者。十僅二三。則其得之不易可知。協領等三品官服長褂。佐領以下在印房者偶服之。餘皆馬褂。宗室恆秀爲將軍。帖寫中能事者賜服長褂。一時榮之。以爲可比阿喇哈筆帖式。今不行。

冬衣名哈爾瑪兒者。麋鹿等皮之毛落而韃存者也。服之作苦。最耐磨溼。

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襲補褂。惟蟒袍中不用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襖之袍也。亦名一裏圓。

極邊苦寒。過夏猶服棉衣。禦冬可無毳服。然窮檐委巷。襦袴闕如。所賴就火一烘。向陽一曝。又慮風雪不時艱於柴草。則兵力之拮据。亦有司之所當知也。

官兵向皆著布袴。近日官多緞袴。冬日行役。率著烏拉。踏踏瑪兒。烏拉。鞣類。踏踏瑪兒。鞣類。並牛革爲之。輦底而藉以草。溫暖異常。

兵多鞣子鞣。達呼爾則有阜鞣。鞣尖繡白雲頭。嫩江以西類然。

夏日婦女多跣足。或剗鞣行。然野花滿鬢。老少無分。故有修頭不修腳之諺。

達呼爾女紅綴皮毛最巧。嘗見布特哈幼童服一馬褂。雉頭毳毛爲之。均齊細整。無針綫迹。覺程據所獻。不爲奇異。

齊齊哈爾人家。門皆高大。可通車。院皆寬敞。可容牛馬。屋不過三層。間造重門。設照壁。然牆多及肩。行路窺見堂奧。若墨爾根等處。則幾於折柳而樊矣。

草屋南向者。三楹或五楹。皆以中爲堂屋。西爲上屋。鄉居者率稱西面爲德爾吉。譯言上也。蓋尙右之意。草屋一苦可二十年。土屋須歲歲抵塤。土屋謂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爲之。不過佛殿數楹。非僅陶瓦難得也。禦寒不如草舍。故人家不用。

屋脊置木架壓草。以防風攝。謂之馬鞍。亦有以輓代者。不多見。

柱埋於地。露二尺許。造屋其上。貯不耐潮溼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樓房。倉廩類然。人家亦有。然大風有傾欹之患。故亦不多。

牆有土築者。堊甃者。泥堆者。堊甃最耐久。堊者。野甸泥塊土草結成。堅如磚。齊齊哈爾外城壘此。又有拉哈牆。縱橫架木。擰草束密挂橫架上。表裏塗以泥。薄而占地不大。隔室宇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麗紙。紙上攪鹽水。入蘇油歛之。藉以禦雨。冬月。盈窗櫺間層霜。內積如樹介。稍暖。則化點滴如雨。

屋內三面皆炕，燒之室自煖。不然，雖煨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卽三伏，炕必一二日一燒，否則腰臂間易致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

寒賤者兩家僦居一室，僅以各炕爲畛域。客來仍許借宿，無問城鄉，類如此。

久燒之炕，洞中積有煤灰，往往隨煙出，箭延燒廬舍，故炕必一歲一掏，謹修之，乃無患。

屋側煙筍，過簷數尺，磚者望之如窄塔，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爲之者，卑陋不耐風雨。

煙筒出火曰煤了，疾散鹽一握，或投豬矢於筍，而密堵竈門，其火自息。

達呼爾屋脊插一小幟，院中亦樹高竿，無斗而縛草一束，與滿洲家索摩小異。滿洲漢軍及流人家亦立天燈，然平時點者少，正月，點者十室有九。

呼倫貝爾布特哈居就水草，轉徙不時，故以穹廬爲室，最便搭拆。穹廬，國語曰蒙古博，俗讀博爲包，冬用氈毳，夏用樺皮及葦，然布特哈近日漸能作室，穹廬之多，不似舊時，風氣一變。

一統志稱黑龍江性質樸果決，好耕植之餘，勤於騎射，弋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盛京通志稱齊齊哈爾性質樸，好射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而不逐末，墨爾根，民性勁質，務農之餘，熟嫻騎射，黑龍江風氣醇古，人樸厚，好騎射，呼倫貝爾人勁勇，性質直，耕藝日勤，漸成沃土，此全省風俗之大較也，以今日觀之，滿洲直而勇，漢軍精而文，索倫、達呼爾等渾然噩然，有穀飲鶉居之意，至於務稼穡，習田獵，臨陣遇敵，奮不顧

身無問何部族。皆出性成。是惟在良有司栽培誘掖。使之勤不爲貪。剛不爲亂。範圍於禮義廉恥之中。以保全其果敢雄強之氣。則有補於干城藩衛者大矣。

滿洲漢軍女既聘。婿先行叩頭禮。然後送簪珥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鵝酒。謂之過禮。娶之夜。婿家黃紙朱書麒麟在此四字貼門上。女乘綵輿。輿前懸篩籬及鏡。沿路放爆竹。鼓樂導之。明日設席待親族。賀者至。飲酒三杯。輒去。擇日更設席謝之。

達呼爾、巴爾呼以牛馬爲聘禮。多多益善。禮不備。女不容娶。然婿既行。噶喇扎發密禮。許來往女家。與女同寢處。稱夫婦。故有聘逾數載。乃能備禮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隨母入門。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婦稱之。噶喇扎發密。譯言執手。

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

官員有力者。妻不生子。或怵恐不任家政。則更娶一妻。號二房。此舊俗也。近則有二房不已。復娶三房。皆良家女。媒妁所成。舉樂肆筵。親族聚賀。然不敢報幕府請領賞銀。則事干例禁。其人非不知。

土人婚娶。無附遠厚別之義。惟漢軍果氏。以爲係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此外無別。豪族尤甚。人死三日。旣薄暮。其子以紙囊盛紙錢。負入土地祠。卽神前曳囊三匝。覺重。曰亡者收去。出而焚之。

謂之送搭櫬。

喪家門內樹高竿揭旛。昇櫬用桶。以旗扇輿馬爲執事。皆與都下略同。然富者爲亡人焚裘帽。一火嘗抵千百金。從前猶焚輿馬。侈僭之甚。

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老人間有免者。然亦滿洲漢軍數家熟葬之法。昇棺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火熾屍起。挺而仆之。須臾肉盡。骨僅存。然後拾貯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不精。骨亦易爲灰燼。此勢家之所以嚴擇師也。

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挂樹上。恣烏鳶食。以肉盡爲升天。世有烏葬樹葬之說。卽此俗。

流人死。苟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塚一事。亦時有之。

土無片石。凡葬處亦有封樹。間立碑碣。石皆來自奉天。質麤易泐。雖以崔氏之盛。墓碑亦然。佳石尤難致。可知。

親死服百日。薙髮應役。有職者遇缺准陞。因之憤憤者小祥未過。居然娶妻納妾。假口於例。不丁憂。失之遠矣。

客死者柩還鄉時。請鬼票於城隍廟。遇關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過。龔君光瓚又爲亡兒寶寶請鬼票於幕府。皆理之必無而事之竟有者。

佛滿洲家立索摩竿。春秋二仲行還愿跳神背燈換索諸禮。與都下無異。漢軍舊家祭先有燒香禮。亦春秋舉行。餘關帝馬神等祀。滿洲漢軍按期舉行。尤誠敬。

庫雅喇滿洲以犬祭天。間用牛。近則諱犬而詭言用豕。不知犬曰羹獻。古禮以之薦宗廟。何諱爲。達呼爾家父子兄弟如干人。其西壁草人亦如干。微具眉目。囊其半身。死去之。生增之。歲時祭祀。所謂祖宗也。巴爾呼亦然。其祖宗最忌動搖。觸之主人必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下戶狡獪者。饑則陰撼壁上囊可笑也。

滿洲清明墓祭。新墳插佛朵。舊墳插柳枝。皆示人有後意。佛朵之式。粘五色紙條如旛。漢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讀爲髓。柴讀爲財。土音也。元旦。擔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財。則入之。而置其水。其柴釜竈中。大噴曰。添財添財。家家如是。

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鏤五六尺冰爲壽星燈者。中燃雙炬。望之如水晶人。此爲難得。

四五月青草初生。載酒牽羊。飲宴於江邊林下。號曰耍青。

除夕。人家門外燒馬通。店肆門外燒炭。蓋都下柏葉樞歲之意。向來爆竹極少。近則通市轟然。亦有鎖金。

門神五綵畫幅之類。官宅則封印條示春聯。一如內地。

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卽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戴自苦。索倫達呼爾舊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關地日多。呼倫貝爾依然畜牧爲生。富在羊馬。力田者寥寥也。

俄倫春婦臨產。夫爲搭棚窠數里外。送婦居之。旣生兒。彌月乃迎歸。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擊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曬黃牝牡。一如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續有人病。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爲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鯉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噢咻。姑娘神來。覲覲。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踞陳祈神救命意。薩瑪則啜羊血。嚼鯉。執刀槍叉挺。卽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亦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口云能致病者小愈者。其志誠靈能凝神定氣故也。故卻病養生之術無他。曰和而安。和則物之感我者輕。安則我之應物者順。神凝則氣凝。神住則氣住。

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聲。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內地掘僵屍火之呼爲旱魃。黑龍江呼旱孤樁。明季已有此稱。成化間錦州賀給事欽嘗寓書有司禁其事。近歲齊齊哈爾大旱。喇嘛請雨。率健兒十餘輩。大索孤樁不得。詭云將與龍戰。致土人耗金錢無算。卒不雨。

喇嘛有跑凳術。蒙古達呼爾失物。喇嘛以繩繫板凳。挽而咒之。凳自行如飛。止某家。曰盜也。搜之無獲。則又咒。凳又自行。嘗止數家。失物卒無跡。而數家傾筐倒篋。所失轉多。然不過鄉愚受其惑。近乃有行之官府。釀成重案者。

蒙古盜馬得罪。所盜馬本官代賠。無力者例在將軍幕鑽刀自明。謂之起誓。

老嫗多邪術。乞貸不遂。咒人生瘡。往往得雞魚骨於瘡內。因之殘廢。名曰種蠱。嘗見范石湖文集云。嶺南有采生之害。其術於飲食中行厭勝法。致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疾。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即用升麻或膽礬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湯調鬱金末二錢服。即瀉出惡物。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按所云與種蠱相似。不知古方能驗於今日否。

一嫗工咒人。無可咒。咒孫孫死。跪所奉木偶前。許以子祭。婦微聞之。搜篋得木偶。針置釜中。壓以石。燒之初聞釜中如兒啼。俄嫗踉蹌自外來。曰心痛心痛。大號一聲。竟絕。

齊齊哈爾賭風最盛。貴賤老少。罔不酷好。大者擲骰壓寶。以多金較勝負。小者闕於打插。蓋卽鬪葉子戲。婦女尤嗜之。飽食終日。浮蕩成風。甚且因此破家。而不聞以賭博得罪者。至如流人設局漁利。寺廟店肆。處處爲博場。亦肆無忌憚之一端。惟將軍傅玉禁賭最嚴。犯者繩以重法。如治盜賊。而盜亦閔然。遂至夜不閉戶。

邊俗不甚別男女。出則同川而浴。居則短垣可踰。一二守禮者。往往爲蕩子所指目。百計剔剔。務卽敗行。乃已。倡妓之輩。其始流人賤戶。迫於凍餒爲之。近聞土人亦漸不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與母妻雜坐。良婦女率好冶容豔飾。出入於叢祠鬧市間。甚至恣爲狎媾。不可問。邇年齊齊哈爾忽有女曲。呼窟窿班。皆關內人。從伯都訥等城來。或投宦宅。或匿僧寮。勸觴伴宿。人爭昵之。得軍令始驅境外。然因是破家傾生者比比矣。焉得胥境內風靡而盡禁革之。使之務本還淳。豈非地方一大造福事。

黑龍江外記卷七

黑龍江始爲將軍者。吉林滿洲薩布素富察氏。以甯古塔副都統。征羅刹有功。因有是命。據通志。公在鎮垂二十年。凡所興作。足傳久遠。故一時有文武幹濟之稱。然嘗見侍郎宗室塞爾赫送德處士芳卿扶父薩將軍柩歸葬祖塋詩云。扶櫬承遺命。東歸黑水濱。我憐今孝子。人憶故將軍。秋冷黃榆日。霜連紫塞雲。薊門煙樹晚。悵望獨斜曛。則謂公歿於鎮者。傳聞特異。

繼薩布素爲將軍者。沙納海、寶鼎、宗室法都、宗室揚福、托柳、成泰、富爾丹、那蘇圖、卓爾海、塔爾岱、烏里布、額勒圖、博第、傅霖、富爾丹、綽爾多、清葆、達爾當阿、達色、綽爾多、國多歡、富僧格、傅玉、宗室增海、傅玉、宗室永璉、宗室恆秀、宗室琳甯、宗室都爾嘉、明亮、舒亮、宗室永現、額勒伯克、那啓泰、宗室景燾、那啓泰、觀明。並今將軍宗室斌。凡三十有四人。而中有前後兩任者。富爾丹、綽爾多、傅玉、那啓泰也。

將軍國多歡。初下車。問邸中器具。是前任所遺。抑有司備辦。曰出於商販。悉命還之。一日造支窗竿甚佳。問價曰不用。然則匠人布施乎。命給價。而猝召匠詰問。知得價乃已。將軍觀明照市價買物。仍防閑家人。不令商販隱受累。嘗買羊。報價錢一千五百。呵之曰。安得如是賤。將苦商販以諛我乎。強給三千錢。故至

今商販稱二公。謂其清節不污。與綽爾多。傅玉並堪千古。

口云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邊將惟廉公知人情。乃能樹威信也。

將軍宗室永珮。喜吟詩。與龔君光瓚唱和。有作皆召書。甚見親禮。然一筆不當意。猝付所司拘繫。旋釋之。待如初。嘗贈龔云。塞垣離索少知音。兩兩枝頭話夕禽。獨爾才華能好古。共予筆硯足論心。囊中贏得新詩富。胸次都無俗念侵。魍魅喜人須著意。等閒莫漫作狂吟。見垂戒之意。今寺院多玉華主人詩。將軍自號也。

副都統以文雅稱者。黑龍江慶霖。墨爾根富增格。皆京師滿洲。慶號雨亭。能詩。喜作字。士人得尺幅寶之。福號松岩。日事吟咏。如諸生。既去。遺稿一册。士人得之。後歸識者。攜入都。

管庫主事景善。伉爽寡合。不爲衆喜。一日。某庫總管承將軍指。借支庫銀三百兩。景不可。強之。則大恚曰。堂委總管。欲挾我。欽除主事。墮職掌耶。卒不與。其後某主事怯。不敢抗。擅出銀三千兩。應所需。幾罹危法。殊味前車之鑒。相傳景能詩。喜圍碁。後陞盛京戶部員外郎。

士人以勳閥著者。首推將軍塔爾岱。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雍正十年。積功授本省將軍。乾隆六年。九月。御賜詩云。百戰歸來鬢鏤身。凌煙姓氏竟誰倫。是時合適林中趣。憐爾仍隨輦後塵。赫奕虎符叨寵舊。輝煌竹簡紀功新。爲詢閱歷疆場事。幾度聞之廬念頻。詩卷今存協領穆克登布家。嘗屬余以國書譯。

之穆將軍曾孫也。

土人有住京之例。尙書阿爾賽爾賽都統阿爾保爾保皆以此起家。尙書漢軍崔氏也。初以水師營六品官爲將軍。辦棺木。誤進雙樁。不自安。遂居京師。受世宗知。累擢將軍總督。內用戶部尙書。乾隆初。爲家丁所戕。歸葬齊齊哈爾城北。俗稱總都墳。都統達呼爾也。微時以射名。將軍傅素知之。會選善者隨駕木蘭。意在阿不願行。五發故不中。拂將軍意。鞭三百。強遣之。至則留京師。累官至鑲藍旗蒙古都統。諡壯勇。墓在齊齊哈爾城西。嘉慶九年。賜葬有碑。

公海爾察。呼倫貝爾索倫也。微時爲流人朱姓御貨車。往來奉天、吉林。爲朱所重。會金川用兵。公以庫圖勒殺賊有功。受知大將軍阿文成公。由是累擢將帥。爵列上公。相傳公貴還鄉。宿朱家。贈遺特厚。又言公征臺灣。接弟書訴齊齊哈爾某官詬辱甚。公怒。奉調某爲戈什哈。將報之。久見某勤勇過人。大呼曰。幾誤我。遂累薦某至協領。皆盛德事。近有副都統倫布春。布特哈索倫也。征川楚有功。方賊被執。頃爭欲一見倫大人。見則言將帥皆如公。我輩何敢有今日。土人識公者。亦稱驍勇。類海公。而守正不阿。過之惜早亡。布特哈由屯。索倫也。生有膽力。善用強弓大箭。嘗射鹿洞。貫矢橫雙樹。閒鹿奔而矢不折。爲佐領。以事罷。潛之木蘭。卽車駕前一發得虎。高宗壯之。取視其矢。歎曰。箭與鏃耳。呂布善射。未必能爾。累擢至齊齊哈爾副都統。

沙晉呼倫貝爾索倫也。驍勇號無敵。俄羅斯憚之。越境盜牲畜。不犯其帳。一日沙外歸。聞牛馬爲俄羅斯掠去。徒步追及。盡剿刦盜者十餘輩。驅其牛馬。唱以還。自是俄羅斯兒夜啼。稱沙晉來卽止。如古人呼麻胡云。

協領紐倫。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素黷直習事。所擬苟合例。將軍駁之。輒搖首瞠目辯堂上。必待盡諾然後已。以是見忌。思搆之。會紐受部下羊草一千束。乃以贖貨虐下効奪。戊伊犁初。將軍劾紐已發摺。事秘。紐不知。至是聞命。卽自去帽頂詣所司。謂速上刑具。將軍微悔之。傳令暫歸家與妻子別。紐不顧登車徑去。後赦還終於家。

佐領恭奉。崔氏也。管上站時。往來自備粟脯。不以擾站丁。會冬月包魚雉。幕府沿例徵馬革。恭不奉令。曰馬不死。革安從來。將殺馬以進革乎。抑減馬芻秣以易革也。其兄肇甯固勸之。卒供不如數。後爲黑龍江佐領。自度不能容。謝病歸鄉。居二十年。年七十有五卒。肇甯官參領。以五世同堂。旌門如例。

摩凌阿俄倫春阿。穆勒塔公海爾察義兒也。生而醜怪。多力。馬逸步追之。擊尾則馬不前。顧嗜酒。飲輒醉。嘗指瓶謂其儕曰。瓦器何知容如許。忘憂物。我輩號骯髒者。苟胍胍者不若。寧不差死。後征川楚。以功授總管。加副都統銜。

士人鮮能詩者。惟聞崔君瑛一絕云。客況淒涼不可評。挑燈獨坐待天明。雙親若問今朝事。風雨連綿在

伴城。又過將軍灘云。我本將軍子。何妨過此灘。君尚書阿爾賽子。嘗捐州同。刻有吟稿。不傳。漢軍知習漢書。然能執筆爲文者絕少。其能尊禮文士以書傳家者尤不易得。惟聞崔布衣璠。不惜重貲。購書史爲子延師。歲費百餘金。此爲巨擘。近則水師營四品官果君德興。年逾三十。爲倉官。聞謫戍者。講四子書。愛之。遂命子弟悉讀漢書。見一通文墨者。雖在城旦鬼薪禮之。惟恐失。君猶子齊轍布。受業於余。故知之悉。

達呼爾富林。齊齊哈爾人。以馬甲貼寫幕府。喜與蒙館老生遊。久之。漸知書理。習卜易。祀先亦設神主。部俗盡改。同類目爲怪物。不卹也。嘗言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變夷之謂何。其識如此。惜未三十病卒。

滿洲漢軍及營站孀婦守節者。有請旌例。今齊齊哈爾城中。節婦坊數座。惟木城北梁氏一坊。輒爲之。規模較大。俗有賢孝牌之號。梁氏。漢軍監生崔君珮室。

齊齊哈爾烈女長姐馬甲西納穆保女也。鄰人羅羅科逼污之。長姐力拒被害。事聞。入祀節孝祠。此乾隆三十九年事。近歲有某女者。親歿。養某協領家。稍長。協領將納爲妾。女不從。徑入副都統宅泣訴。身爲旗人。且與協領有瓜葛。不應辱以賤婢。副都統素厚協領。乃官聘此女。而薄罰協領。以勾當公事至都。又官屯女殊色者。某協領欲娶之。爲二房。女不可。父母逼之。以死誓。曰。兒生官屯。至賤。嫁三品至貴。特未必相。

安。且若家既有妻。而又娶婦。禮耶。聞者莫不訾女福薄。噫。此獨非巾幗中有丈夫氣者歟。惜佚其姓氏。一滿洲媼。鄰舍火起。擬負祖先木主避之。而繩屢斷。至不可結。乃坐地大哭。將自焚。婦視之。所結者引火艾繩也。又一漢軍媼。夜半避鄰火。且行且仆。然猶手家譜一冊。不肯授親故。兩媼非知書者。而所行合禮。布特哈老婦。佐領妻也。夫亡。訟產。幕府主者少之。語偶不遜。婦怒。袖出一卷置頭上。大呼云。盲官認此何物。敢辱四品命婦耶。視之。語軸主者大窘。

土人言。初設十九站。廬舍器具。皆戍來之。總督蔡榮捐辦。按八旗通志名宦大臣傳。蔡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由雲貴總督內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謫戍口外。未幾召還。三十六年卒。土人所云。殆卽此公。特其名字傳訛耳。

阮侍郎葵生茶餘客話云。猗氏衛爾錫。旣齊撫黔時。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其友劉六皆爲之經畫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於此見前輩交誼。古道照人。

一等男訥爾模。滿洲人。康熙閒。戍齊齊哈爾。與桐城方君登嶧善。鄂勒特犯哈密時。朝廷徵黑龍江兵進勦。訥具狀請從。不果。賦詩云。小醜逞螳臂。天威振九征。西陲馳羽檄。東海動霓旌。沙磧雙丸駛。丹心一劍橫。空存繫越志。誰爲請長纓。詩名畫沙集。方君登嶧序云。拙庵十三年居窮髮之地。吟誦弗輟。暇則以蹇衛曳短車出郭。荷鋤移野卉數十種。蒔階下。非襟懷浩落。烏能如此。拙庵訥自號也。

方恪敏公觀承未遇時。變姓名爲馬飛熊。往來齊齊哈爾。左右其父。袁簡齋枚隨園詩話載公句云。龍來陰嶺作游戲。雷電光中舞雪花。卽此時作。久之父歿。方嚴骸骨還鄉之禁。公盜之。覺杖幾死。頃之復盜。竟徒步負入關。余嘗見土人家行書一幅。署名桐城方登嶧。或卽公之尊人。

案方登嶧字堯宗。號屏拓。官工部主事。以家累謫塞外。恪敏公之祖也。恪敏之

父名式濟。字沃園。官中書舍人。侍父均歿塞外。聞嘗撰卜奎雜志一書。惜不傳。

先叔母之祖李徵君。錯漢軍人。居盤山。著尙史隄巢集。世稱廬青山人。有兄錕。號伊山。官佐領。以事謫戍。徵君念其老病。請假省視。居匝月歸。事載徵君行狀。戊何地未詳。畫沙集有送李伊山以運餉蒙恩解戍詩云。雪消遼海霽雲開。揚柳春風拂面來。萬里羽書飛玉塞。十年塵劍返金臺。輓芻應比蕭何力。勒石原饒班固才。行矣前程須努力。漫憐羈旅重徘徊。然則謫戍乃在齊齊哈爾。而黑龍江亦徵君遊屐所及。故陳簾公梓爲徵君誌生壙。稱其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竚。或窮險極幽。捭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蓋謂此也。

富察尙書傅鼎。雍正四年爲盛京戶部侍郎。以事戍黑龍江。九年召還。李徵君錯作家傳云。公遭峻責。被嚴譴。所親代之憂。公方率老僮。腰斧伐山木。故上有以結主知。而旁人莫窺其涯涘。袁簡齋枚撰神道碑云。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於此見尙書行乎患難。卓有本末。

海寧李仁山援戍齊齊哈爾。妻查氏自都買一婢。偕來省視。久之。與婢各舉子歸。贖仁山罪。還於鄉。查之弟儉堂中丞禮也。所著銅鼓書堂遺稿中有文云。雍正己酉。仁山戍卜奎。在京師北六千里。自瀋陽抵卜奎。中間千數百里。無居民。晝則子行。夜則露處。豺虎四噪。霜雪盈野。數語寫塞外景象。逼真。但謂卜奎在京師北。誤也。六千里之說。亦不合。或其時道路故迂遠歟。

河閒齊某戍黑龍江。歿有年矣。有子在籍。欲收骨而艱資斧。僞屑豆爲藥。且行且售。病應手愈。因得善價。莫測其所以然也。已負骨歸。行次窩集。遇三盜。泣陳其事。盜憐之。贈金。方拜謝。一盜擗踊大號曰。若藐孤不遠數千里爲此舉。自命英雄如我。可漠然置之耶。因別其黨云。若等自便。我且之肅州尋親。揮手竟去。事載姑妄聽之。紀文達公昫之書也。文達自言。十一二歲聞之。叔父事當在康熙雍正閒。所云窩集。林木深處。非地名。

滿洲世臣字嵩喬。雍正丁未進士。爲盛京禮部侍郎。得罪。戍齊齊哈爾。一日點卯來稍遲。主者鞭之。歸卽悲憤成疾。卒。此乾隆十九年事。嘉慶二年。其子保文來訪。遺殖不得。晝夜持零丁哭市上。甚哀。一白髮者見之。遙指倉後叢草云。記少時見此葬一人。聞其足履阜韉。乃曾戴紅頂者。或卽若翁。如其言。搯之。果見阜韉。乃輿榘歸。白髮者。漢軍也。余嘗見而親詢之。惜逸其名。

齊齊哈爾城東一墳。類僧塔。而所葬京師蒙古也。其人精術學。言事多中。一時有半仙之目。將死。謂儕輩

曰我某日死。可葬某地。見有馬騎人者是吉時。至期果有健兒負駒過。遂葬之。土人至今道其事。訪其姓名曰保額爾克。

章響山汝楠。紹興人。乙榜。宰甘肅。得罪戍齊齊哈爾。館水師營呂家。坐臥一室。終年不出。戶部侍郎保泰高其學品。數招之不就也。門人呂君景儒將婚。響山召與譚語云。某昔與老妻初接面。約以寡言笑。毋預家政。比作令。得三帙。母一。老妻弟婦分其二。若二。則母一藏一。不忍獨與妻也。其善誘多此類。久之老且窮。或周之。可以無取。必不取。曰不忠不孝。可復以貧賤累人乎。後赦歸。呂君述其事。程君煥爲文記之。甘肅案遣戍道府州縣官在齊齊哈爾者。若汪君泉鶴。史君堂。黃君道暉。今寺院皆有筆墨遺蹟。惟宋知縣土人多稱其老而工詩。不幸客死。然無能舉其名號鄉貫者。隨園詩話云。杭州宋笠田明府。名樹穀。宰蕪湖。有賢聲。罷官再起。補兩當縣。過隨園。一宿而別。聞爲甘肅案謫戍黑龍江。年近七旬。恐今生未必再見。幸鈔存其詩。然則土人所稱詩話所載也。

流人通文墨。類以教書自給。齊齊哈爾最著者。江西王雨亭霖。教授八旗義學。仿周興嗣千文。撰萬字文。未就卒。天台齊丹峯傳纜。老不廢詩。或傳其在獄咏岳忠武手植柏云。冰雪含神古。風波抱恨深。佳句也。家有寫本萬卷樓稿。余嘗借而觀之。蓋次風宗伯召南之書。丹峯宗伯族子。後亦死戍所。河南李謙六慎吉。初傭呂君景儒家。既呂君見其能文。請爲諸子師。有勸其立家室者。謙六以家有糟糠辭。時人義之。俄

卒。裁三十餘。又范如松者。字近光。安南人。事黎維祜。爲大臣。阮光平立。入中國。安插水師營。亦以訓蒙爲業。識者稱其熟於史鑑。慷慨有華風。後釋歸國。

常州龔藥林光瓚。成齊齊哈爾妾生子。小名寶寶。聰慧嗜讀書。將軍那啓泰數使鈴下蒼頭負入邸第。命說易大義。一日寶寶問將軍。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對。漫曰。在常州爲江南地。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母同寶寶諾之。而心不然。頃之口占一聯云。秋光凝白露。寒影入黃花。越數日竟殤。時重陽後也。裁九歲。

關內人來貿易。俗稱跑腿。有費姓者。不詳何籍。在齊齊哈爾貿易。頗以信義稱。一日致粳米一石於章君汝楠。且留小摺。請憑此日取筋肉以養老。章君訝非素識。卻之。費厲聲曰。某非有求於先生。以先生行誼過人而貧若是。故分衣食之餘供養之。卜奎之大。安知無類某者。聞風繼起。則先生可以不死。某豈有求於先生哉。章君卒不受。費涕泣去。不知所終。章君嘗作詩記其事。後程君煥和之。有廉讓之閒容。我輩漢唐以後得斯人句。費可不泯矣。

士人無知醫者。醫多來自內地。余惟聞晉商武翹善鍼灸。施藥濟人。不計利。得良醫體。章君汝楠爲作傳。以授呂君景儒。呂君亦業醫。讀書心細。不輕下藥。偶時疫作。陰合藥投井中。活人甚夥。是真不愧武翹。

黑龍江外記卷八

黑龍江土脈宜糜子。糜子粒如穀子，微大，赤黃二色，煨以熟炕，然後碾食。諸書多以爲稷，土人呼爲伊喇。伊喇，國語黍也。若稷，當曰斐式赫。今不言斐式赫而言伊喇，是以糜子爲黍，與書不合。按月令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云：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考糜子五月種，八月卽熟，俗稱六十日還家，與說文合。則土人以爲黍，呼曰伊喇，固宜。且按字書：糜，從米，無穀解。糜，从禾，音門，謂梁粟，惟糜从黍。說文：稷也。呂覽：陽山之稷。注：冀州謂之糜。又嘗見汪氏昂註本草云：稷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疎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北人亦不之重。所謂稷卽糜子，足訂諸訛，益以知方言之足資考證也。

小麥，春種秋收，磨麵勝內地。充貢者，將軍、副都統等公捐麥價，羅五六過，塵飛雪白。如東哲賦所云：歲以六月時進十二囊，囊六十觔，十一月年貢亦附之。

蕎麥，出黑龍江城者尤佳。麩宜煎餅，宜河漏，甘滑潔白。他處所無。河漏，挂麩類，俗稱合絡。河漏二字見本草綱目。

鈴鐺麥，積麥也。墨爾根、黑龍江以秣馬，亦配穀稷貯倉，然不經久，易霉爛。

蘇子。可榨油。多種之地。不宜脂麻香油。來自奉天。至貴。桐油本官貯物。由部領價採買。然近亦多雜蘇油矣。

稻米。自奉天來者。食者少。價亦過昂。他如高粱、稗子、黑豆、豇豆之屬。皆土產。此外有穀穗長尺許。色如血。名老羌穀。有蔬類萵苣。而葉深碧。上有紫筋。名老羌白菜。其種自俄羅斯來。人家偶見之。非園圃所重。老羌白菜或書作俄羅斯松。蓋菘字之誤。

流人關圃種菜。所產惟芹、芥、蔥、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蘿蔔、王瓜、倭瓜、葱、蒜、秦椒。茄長而不圓。王瓜長者幾二尺。皆四月後上市鬻之。然亦惟齊齊哈爾如是。墨爾根、黑龍江皆自食不賣。呼倫貝爾、布特哈俗重肉食。無菜色也。

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採食。味初不甚鮮美。滿洲謂之額穆毗。國語繁曰額穆毗。豈其種耶。藥如赤芍、黃芩、百合、防風、土黃連、益母草、茵陳、車前子之類。境內產之。然惟益母草有人熬膏。餘皆不採。藥店所售。貨自奉天。以贗亂真。多無佳品。

相傳齊齊哈爾東北山中亦產人蔘。以路隔紅眼哈姆。人不敢過。紅眼哈姆。淤泥地也。人行輒陷。萬無生理。野鳥亦不敢落。昔年有盜探者。紅眼哈姆既凍去。將化還。率以俄倫春爲前導。否則路徑易迷。虎狼害尤不測。

野花多不知名。人家嘗栽者，不過罌粟、鳳仙、虞美人、蜀葵、牽牛、江西蠟數種。萬壽寺玫瑰兩叢，將軍府芍藥數本，色略有致，無香。閒有種丁香、菊花、石榴者。內地購來，經年卽萎，否則有葉無花。地極寒，故地寒，花果絕稀。四月中見杏枝繁蕊簇，可供膽瓶。蓋屯中人自野甸折來，詢其結實，大不及指。此外了無春色。棠梨花葉，望之皆似白丁香，或言土人繫綰條其上，伏臘祭之，忌折其枝。此俗今不聞。歐李，野果也。異域錄作歐梨，或云卽郁李。大如櫻桃，色味皆如李。漬以錫蜜，秋日下酒佳品。有言歐陽文忠使契丹，嗜此果，因名歐李者，附會可哂。

伊勒哈穆克，叢生黑龍江城山野中，色紅，味甘酸，大如豆，摘食入口成漿，置盂中，不久化爲水。國語花曰伊勒哈，水曰穆克，故漢名花水，亦名高麗果。又有都質者，伊勒哈穆克類也。和牛乳造爲烏他，味殊甘美。榛子生於野甸，樹大如荆棘，實圓滿，未可以十榛九空之諺例之。經荒火者尤佳，炒而售者，高唱火燎榛子，終年不絕。

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自插秧至曬葉，胼胝之勞，婦女任之，皆自鬻於城市。富者坐車牛，貧者披裘放帽踞地上，曉出暮歸，無閒風雪。夫若子不預其事，得錢則分之。達呼爾以繩貫煙葉，壓而扁之，繩長約五尺，故其煙以度計。流人改一庚爲數束零售，謂之把兒煙。店肆復有所謂臺片者，澹於達呼爾煙而價賤，土人攪而吸之，蓋甯古塔產。甯古塔、吉林、屬城，俗呼甯古臺。

達呼爾敬客。以煙爲最。客或自吸煙。遽掣其筒於口。裝已煙以進。禮也。將軍慶成。初戌齊齊哈爾。買薪一車。其僕方吸煙。指示堆何地。忽賣薪者掣其口中筒。僕以爲攘奪。怒歐之。不知賣者故達呼爾也。欲盡禮而反受辱。入里不問。僕之過歟。三

齊齊哈爾羊草暢茂。馬食輒肥。遠行者微加梁豆。餘不用。故養馬最易。有阿敦者。十家而九。阿敦譯言牧羣也。墨爾根等城。羊草少且不佳。皆以鈴鎗麥和穀草秣之。馬亦茁壯。然穀草剉而後食。羊草較省力。五代史。契丹褻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今羊草以束計。一馬日食十餘束。或卽息雞種。息雞。唐人詩一作席箕。

苦房草有章茅。黃茅兩種。歲久草上積沙。面北處雨過青綠如苔。積雪常數日不化。惟春風大作。不免興杜老卷我屋上三重茅之歎。而丙丁有警。慮尤非小。

都下諺云。關東三寶。人蓑貂皮烏拉草。草細軟溫煖。宜藉烏拉。故名。境內有之。然未若奉天。吉林之多。燒柴。柳條爲上。葦次之。蒿艾雜草又次之。柳條多出布特哈。葦多出齊齊哈爾城東。呼雨爾河。來路較遠。故價貴。蒿艾雜草則日日車載上市。不難致。然夏秋漸少。價漸高。農不暇爲樵故也。

土人刈草用芟刀。如鎌柄長七八尺。近刀處置曲木護刃。刈時立執而左右之。遠視若掃雪然。墨爾根有草和飯飼蠅。蠅盡死。黑龍江有樹傷於刃者。屑其皮敷之。傷立愈。土人謂之刀瘡藥。然皆不詳。

其名書稱漠北押不慮。食之立死。或卽毒蠅草。

布特哈一達呼爾。入山虞獵。陰雨恐溼鎗筒。拔道旁草。嚼而塞之。俄覺精神頓長。思御內不可忍。趨歸。不出門者累日。同類怪問。以爲草力使然。跡之不復得。後達呼爾旣老。壯健異常。人識者曰。鹿游牝多氣絕。牝以草納其口。卽活。俗稱靈芝草。達呼爾所嚼。豈卽此歟。

原野草盛。冬日易引荒火。火起處。晝如萬盞燈光。熒熒地上。夜則照耀一天。數十里外望見之。齊齊哈爾西北索岳勒集山者。遼之七金山也。乾隆閒有荒火之變。林木蕩然。野獸焚死無算。可知火勢之大。嚮邇爲難。

黑龍江漲。必有大木順流下。土人取以造屋宇。餘供炊爨。足支一年。此自然之利也。齊齊哈爾用木。皆楚勒罕時買之。布特哈人。其木由嫩江運下。積城西北。兩人合抱之材。價銀數錢。此關內所不能。然較二十年前。貴已三倍。伐木日多。入山漸遠故也。

平地多榆。近水多柳。榆無合抱者。柳皆叢生。燒之戀火。故條子價倍雜草。條子。土人謂柳也。

盛暑。架木鋪條子以遮陽。謂之冷棚。因沁屯。楚勒罕時。行轅冷棚。布特哈辦。其後一棚條子派萬束。而事罷。仍命辦者運入邸第。爲禦冬計。奇三案起。弊乃革。將軍宗室永瑛詩。貂鼠於人旣無分。柳棚從此不須開。指此。

山谷多樺木。土人以爲箭筈，爲鞍版，爲刀柄，皮以貼弓，爲車蓋，爲穹廬，爲扎哈，縫之如栲栳。大擔水，小盛米粿，謂之樺皮斗。俄羅斯亦有之。極小，雕鏤精巧，宜貯檳榔鼻煙，號老羌斗。

本草：樺生西北陰寒地，味苦，氣平無毒。乳癰腐爛，轉內年久，樺皮燒灰，酒服一錢，日一服。此用土人不知。宋洪忠宣皓使金，流冷陁，寫四書於樺葉授弟子。此樺葉之見用於古人者。今不聞。冷陁雖在境內，亦無考。

松有果松、杉松、油松數種。又有伊齊松，轉爲異氣松，性燥易裂，入土則裂者，復合，堅如石。伊齊地名也。

松入黑龍江，歲久化爲青石，號安石。何秋濤云：安石即康干石。俗呼木變石，中爲礎，可發箭鏃。尙書：礪砥礱丹。魯語：肅慎

氏楛矢石砮，卽此。將軍那啓泰嘗以製研，不下墨。先文端公鄂爾泰恭和御製瀛臺木變石歌，有濡水不

沈火不然句，得石性矣。或言化石者非松也。小煖木也。類松，故從而松之。存之以備一說。

墨爾根協領那里勒泰，歿數年，棺化爲石，則知木之變石，亦不盡因水力。唐書：僕骨有康干河，斲松投之。

三年變爲青石，名康干石。殆卽今日之木變石歟。

內府纏弓，矢金桃皮，出齊齊哈爾城東諸山，樹高二三尺，皮赤黑而裏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實不結桃也。歲折其枝入貢。

歲貢箭筈八千枝。有樺、有柳、有青楊。亦在齊齊哈爾城東採取。其鷗翎鷓羽貢之以備製箭者。向皆折價在都購辦。未詳自何年始。

柞木亦名鑿子木。取枯心以引石火。謂之木火茸。歲亦充貢。

枯柞經雨生木耳。俗呼黑菜。亦曰耳子。採者春去秋還。山中爲棚寮以居。歲無慮數千輩。皆齊齊哈爾流人也。布特哈懼其聚衆滋事。驅逐之。然利之所在。終莫能禁。

櫟亦柞類。結實名橡子。殼曰橡盤。內地以之染阜。旣出色。乾復可燒。土人不解此用。但伐之燒炭。冬日霽之齊齊哈爾。車運距城遠。雪則價長。黑龍江扒犁運距城近。雪則價落。地勢使然也。

大抵燒炭多用雜木。已成炭中尙有脂。人家每日爐底。必剔去黑塊。炭薰如血。餘者始無恙。薰音訓。見韻補。若觸其氣。輒頭涔涔。致暈眩。嘔逆疾如中煤毒。然初入境者不可不知。

遼東鶴本方物。或得其二。略不加惜。以遺某公。日放置園中。飼以料。脩頸高趾。殊自得。性喜浴。每雨過。軒舞有節。或啄薪木擲空。作添籌戲。丹頂日鮮。乃知此物非可翦翎而籠畜之者也。余因謂某公曰。是盍名放鶴園。

海青一名海東青。身小而健捷。異常。見鷹隼以翼搏擊。大者力能制鹿。本草集解。青鷗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元史合蘭府有海東青。由海外飛來。明一統志。五國城東出海東青。今歲以十一月入貢。中途

飼以鴨肉。旦夕嘗引其爪立冰上。性惡熱也。

諸城送鷹鷂於幕府備選貢。例在七月初旬。故齊齊哈爾有鷹來立秋之諺。

鷹初生曰額普特。漢名窩雛。長成曰扎發塔。漢名秋黃。逾歲曰呼克申。漢名籠鷹。故養鷹家有一籠兩籠三籠之說。鷹過三籠無能爲也已。

鷹見雉兔飛起而俯視。曰打椿。得雉兔而雙爪緊抱。曰扣環。遺矢曰打條。颺去曰雲了。養鷹之隱語也。鷹與兔相持。犬來助鷹。往往亦傷鷹。犬與兔相持。鷹來助犬。往往亦傷犬。助之者志同道合。傷之者忌功爭利歟。

齊齊哈爾副都統巴某。土著達呼爾也。一日出獵。見兔甫縱鷹。猝墜馬。左右馳而掖之起。瞠目大罵曰。我死卽死耳。鷹脫颺去。若當何罪。其重鷹而不顧身如此。

嘉慶八年。將軍觀明進白鷹。十年。萬壽節。站丁得白雉獻之。僚屬聚觀。雉無驚態。一時稱異。乃陪以常雉送京師。

都人稱關東云。棒打麇子。瓢盪魚。野雞飛在飯鍋裏。余嘗見野雞盛時。往往飛集門窗。一握而得。則此言不誣。然亦有貢額不足。多方購補之事。未可以一律論。

土人得野雞。例振首於翼下。故關內有彎脖野雞之稱。禮所云獻鳥者。佛其首也。

野鴨。二月始見西泊中。嘗百十爲羣。以鎗得之。亦足充饌。

歲貢鳥名飛籠者。斐耶楞古之轉音也。形似雌雉。腳小有毛。肉味與雉同。湯尤鮮美。然較雉難得。多在深林密藪。故漢名樹雞。有呼沙雞者。非也。沙雞又一種。爾雅注。鷓鴣生北方沙漠地。大似鷓。形似雌雉。鼠腳無後趾。岐尾爲鳥。愁急羣飛。本草釋名突厥雀。卽爾雅鷓鴣。本草集解。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諸書所言。殆卽飛籠也。

春夏之交。嘗見一鳥鳴屋上。聲孤孤然。訪其名於諸生。漢軍曰。臭姑姑。滿洲曰。音達瑋徹齊克。達呼爾曰。額鵝鵝。言人人殊。迄無定名。幕中偶話及之。一老貼寫曰。夸蘭達不記時憲書乎。所謂戴勝降桑卽此。余聞之豁然。愈見博物之難。夸蘭達譯言營長。土人以稱主事。尊之也。

關以外多雁。故稱雁塞。往來嘹唳。南飛北向。一如月令夏小正之記。時燕則四月來。九月去。不似內地皆在社日。此爲小異。

齊齊哈爾樹上多鳥巢。烏朝去夕還。食田禾。飛嘗蔽日。鵲惟春冬有之。餘日不知所在。故鵲巢難見。鵲噪亦罕聞。

呼倫貝爾馬養於他域者。秋日聞黃豆瓣兒聲。輒垂頭不食。卽廐中騰蹕嘶鳴。思還故土。其去也。絕韉而馳。驀山越澗。不復由故道。布特哈馬亦然。將軍那啓泰有愛馬。布特哈種。一日聞黃豆瓣兒。逸去。縱跡之。

馬方長嘶主人穹廬外牽之不動。箠之則蹄齧並施。若欲甘心者。物類之相感如此。黃豆瓣兒。野鳥名。呼倫貝爾產馬。骨髀不甚高大。多力善騁。畜者常翦鬣而不鑿蹄。向於楚勒罕時。集上吉林一帶。皆來採買。後當事者先以賤值拔其尤。售者苦之。匿其良駿。潛驅多倫諾爾求善價。而以所餘塞通市之責。齊哈爾無好馬矣。多倫諾爾。蒙古地名。俗呼腦兒上。

將軍塔爾一黃馬。久從行陣。無一蹶之失。勅賜鄂勒哲伊圖阿爾薩朗名號。鄂勒哲伊圖。蒙古語有壽

也。阿爾薩朗。國語獅子也。其後將軍請告。食全俸。馬亦月支芻秣於有司。

牛一身無棄物。皮肉外。油製燭。骨製簪。脬製酒囊。糞餅可代薪。戀火無穢氣。家家與馬通。並積成堆。值大風與沙俱揚已。

回人賣牛肉。例請稅課司以火印烙牛股。乃敢就屠。齊齊哈爾一牛納銀一錢。餘城多寡不等。余司權時。戲指火印。此穿鼻公勾魂牌也。聞者嗚噓。

土產驢羸。形體皆小。駱駝惟呼倫貝爾有之。其地不多畜豕。特食羊。故其人徧有羶氣。殊類蒙古。

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冬日宰而去毛。整售。謂之羊孤盧子。猶關內之謂羊腔也。上並有稅課司印記。無者罰加倍。

嬰兒缺乳。伏山羊於炕。使乳之。既久。羊與兒習。兒啼羊遽至。狀如母子。腓字誠非妄語。

土人消羊皮以鹽。至關內爲煤火所蒸。多自裂。故晉商皆以硝熟。蒙古則以牛乳熟。較用硝鹽者稍柔軟。而潔白遜之。

人家藉犬爲守備。多者畜至五六。性既不馴。狀尤猖獗。夜深嗥吠聲徹四城。穿窬者所由瞿瞿也。然白晝當門。獨行者易遭其虐。致婦孺往來。手不釋梃。則犬之材有用也。德實不足稱矣。

布特哈田犬。各擅一長。精於虎者不捕野豬。精於野豬者不捕雉兔。其捕雉兔者。雉兔伏數矢外。此能嗅而得之。號聞香狗。

庫雅喇滿洲選家犬。肥潔者。畜室中。飼以梁肉。以備祭天。然其俗。平時不食犬肉。不御狗皮。曰忌諱。今亦不盡然。

呼蘭多虎。虎過。父子兄弟不相讓。獨殺之。以獻幕府。余嘗見呼蘭送一虎極大。云已七歲。滿洲某佐領所殺也。聞佐領父亦嘗殺虎。可稱世勇。

虞者言。虎伏於莽。肖鹿聲。致鹿至。則無所逃。其口。是可名黠虎。

關東鹿尾。見重京師。齊齊哈爾諸城。皆馬鹿。知味者所不取。謂不如梅鹿。盤大漿濃。爲食家珍品。梅鹿卽麋。出吉林。鹿茸亦然。

金史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今布特哈有哨鹿者。卽呼鹿也。其哨以木爲之。長二尺餘。狀

如牛角而中空。國語謂之穆喇庫。哨時吹穆喇庫。能肖游牝已憊之聲。則牡者甡甡來。然不能人人擅長。蓋亦有獨得之妙焉。

堪達漢

案柳邊記略作堪達韓

鹿類。背上項下。髣髴駱駝。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卽此。境內諸山皆有之。毛蒼黃。體

高大。重或千觔。性極馴。而水行尤速。角長大。色如象齒。以製射鞬。盛暑無穢氣。然黑章環繞。勻而不暈者。截數角不得其一。店肆所售。皆偽造也。

堪達漢皮中爲韉。土人食其鼻而美之。號猩猩脣。按山海經。猩猩如豕而人面。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堪達漢鼻。何足以當之。

四不像。亦鹿類。俄倫春役之。如牛馬。有事哨之。則來。舐以鹽。則去。部人賴之。不殺也。國語謂之俄倫布呼。而異域錄稱之爲角鹿。嘗見清文彙書云。四不像牝牡皆有角。食苔。則稱角鹿。不爲無本。土人飼以石花。卽苔也。

狐有元狐、青狐、火狐、沙狐數種。元狐最上品。沙狐號倭刀。貴遜元狐。皆非境內所出。惟火狐、沙狐。虞者得之。沙狐生沙磧。所謂天馬。蓋舔毛轉音。其腹皮也。烏雲豹。其頰皮也。土人輕裘尙此。邊地不識雞毛。帶何物。擔塵所需。以狐尾爲之。冬日遠行。豐狐尾綴馬箠。攜以煖手。狼尾亦閒用。然狐尾

輕輒差勝。余嘗謂狐尾拂塵。雉翼扇火。堪稱塞上兩解意奴。或有句云。塵消書案狐搖尾。煙起茶爐雉展翎。能道其實。

舍利猴。國語曰西倫。轉爲舒倫。虞者諱其名。稱曰威呼肯。孤爾孤。威呼肯。譯言輕也。孤爾孤。譯言獸也。猶之稱虎曰阿勒哈。孤爾孤。豹曰呼敦。孤爾孤。皆隱語。阿勒哈。斑蘭之謂。呼敦。疾速之謂。而惟舍利猴能升木。謹防之。否則溺下著衣。肌膚立潰。此其毒於虎豹處。

野猪極大。其威在牙。牙露吻外。馬尾一拂。萬莖俱斷。所謂獠牙也。生山谷。以榛子。橡子爲糧。吉林者則食松子。時以背抵老松。措癢。久之。徧體皆濕青。攝沙石於毛鬣間。如披七札。弓弩莫能傷。惟布特哈田犬能咬腎囊。致之死。程子解大畜。豕之牙云。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豕。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觀於田犬之制野豬。愈見前賢說經之妙。而來氏知德駁之。謂天下無齧人之豕。特未見野豬故耳。

黑龍江城。忽一熊自北門入。跳躍叫嘯。馬牛辟易。良久不知所之。一老翁語其儕曰。恐有火災。頃之城中火延。燒殆盡。此數十年前事。考明季有熊入西直門。或以爲熊字能火。是歲都城果有回祿之變。老翁非知書者。所見暗合。

狼夜入城。殘害牲畜。人家往往縛草爲人置牆頭。蓋以形似者怖之。亦內地壁畫灰圈意。或曰草人拒鬼。

非也。

挹婁出好貂。見後漢書。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齎糧入山探捕。利在大雪。故秋卽去。春始還。往往有空手歸者。則貂之難得可見。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際遇耳。

貂以榛子爲糧。畜者多飼雞肉。性畏人。近之。瞠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嘗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

貂皮氣煖。選時官員在堂上。汗膏浹背。黑龍江過夏用單袂衣。扇爲虛器。至是須服絺綌。脫帽露頂。將軍前。不然。千萬張薰蒸之氣難耐也。

將軍觀明選貂皮。嘗指黑潤者曰。蘇季子敝裘未必及此。旁一官應聲曰。不能不能。因拾黃色者進曰。請看。不過如是耳。將軍笑而不答。

貂鼻七枚。燒存性。酒沖服之。止胃痛。土人試屢驗。方書不載。

灰鼠尾長。時時掉置背上。自覆其首。投以榛子。雙爪抱嚙如猴然。出諾敏河者佳。號索倫灰鼠。

麋皮不挂霜而毛易落。故服者皆少。率連之爲車帷。其肉則禦冬美味。海驪遜之。海驪名布勒都里糾。自海中來。動以萬計。如羊羣。履而挺擊。應手皆踣。此布特哈自然之利。

野羸似羸而小。國語謂之齊赫特伊。肉可食而麓不足貴。亦不多得。

兔有兩種。內興安嶺以南者。體長毛雜。形如貓。土人呼跳兒。卽京師所謂野貓。嶺以北者。目赤。毛純白。純黑。好事者捕而畜之。不食。

貽鼠穴地行。經過處踏之成坑坎。故呼倫貝爾道中。馬蹄易陷。多貽鼠也。俗呼糞鼠子。

獺兒。穴居小獸也。毛色如土。不甚煖。俗以製馬褂。貧者服之。相傳獺兒爲穴。出積土。一仰臥載之。衆啣尾曳之。久之。載土者背毛脫落。羶僅存。故俗有奴才獺兒之稱。

黑龍江嫩江魚名。不可枚舉。鱒。鱈。外約略言之。有敖花。有哲綠。有紐摩順。有發綠。有草根。有感條。有昂次。有達發哈。有屈爾富。有勾辛。有蟲蟲。說者謂。敖花。鱈也。哲綠。鱈也。紐摩順。細鱗也。發綠。魴也。草根。鮭也。感條。鱈也。昂次。黃頰也。達發哈。方口。鱈頭也。屈爾富。鱒。鱈類也。惟勾辛。蟲蟲。不詳何種。要皆長大有餘。鮮美不足。一網率得千萬尾。洵多魚以爲富哉。

魚價素賤。夏日尤甚。參贊大臣愛是阿初謫齊齊哈爾。以百錢得雙鯉。重十餘觔。詫爲異。然貧家買一尾。老幼當飯。嘗恐不足。價不賤。何足以聊生。故五月間。戶皆市魚。剖而糲屬之。晾屋上。謂之晾魚。胚子。終歲用之不竭。魚網極大。得魚多。非數十人曳之。難出水。故能獨織一網者。此富戶也。從前將軍有官網。八旗備辦。漁者隱受其累。而將軍食魚幾何。皆爲司網者中飽。將軍觀明在鎮六年。未嘗一舉網。官網遂廢。云。口

得公僕休拔
團突之意。

冬日鑿冰。眼下網。較水面稍難。而得魚亦多。惟三伏歇網不下。網入水易爛故也。

歲貢惟鱻魚。哲綠紐。摩順三種。而哲綠紐。摩順皆澆水使凍。如在玉壺。此京師所謂冰魚也。

鱻魚古名。秦王魚。晉之譌也。大者首專車。捕之之法。長繩繫叉。叉魚背。縱去。徐挽繩。以從數里外。魚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則一身力竭。然後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躍登岸。索倫尤擅能。

黑龍江人以鱻魚胃造刮鯨。粘紙補字。刀刮用之。勝糞糊。遠騎臂無膺者。攤布貼之。勝膏藥。將軍那
啓
嘗調黑龍江人來幕府。督造累月。迄無成。亦地道所限。

刮鯨一塊。大寸許。厚二分。有金鐘、蕉葉、書函諸式。一匣嘗貯九塊。此尋常餽遺物。其尺長如意。梓大拱壁及懸磬之類。皆近年新式。雕鏤尤巧。得之較難。

鱻魚胃本棄物。邇因歲製刮鯨太多。漁者居奇。遂需重價採買。漸及於外城。約計自熬胃至刻鯨。非三閱月不能成器。則鳩工庀材之費可知。然不售賣圖利。不過點染土物。備上官送禮而已。

鱻魚頭骨。關內重之。以爲美於燕窩。土人初不愛惜。近乃有關內特來收曬。以待價者。達發哈魚。出東海。歲入黑龍江。逆水北行。至霜降節近。躍躍於呼瑪爾河。不下億萬頭。土人謂魚躍曰果。

多轉爲孤東。故達發哈有孤東魚之號。或曰唐太宗征高麗。達發哈躍入御舟。帝怒。謂當驅之黑水。故今魚腹有印痕。唐遺跡也。聞之可發一噱。然謂魚入江始生牙。語則不謬。

達發哈魚未入呼瑪爾河。取而乾之。冬日餽遺外城。與黑龍江凍豆腐並稱佳品。

勾辛魚。一作勾星。喙長而鱗如星。戲以箸探口中。齧不放。斷而置之釜。猶躍躍欲出。可稱強項魚。

哈什嗎。田雞類也。生水邊石罅。土人嗜食。都門亦重之。口云。予在京師食之。狀如水精。味甘溫。一盤之費白金半流。

介之屬。江中惟有大鼈。然去醜而食。土人不解。亦不識螃蟹。閒有自關內帶來者。羣目爲怪物。不敢食。

東珠產吉林。江河中。歲有珠戶探取入貢。而珠戶亦以時至黑龍江。嫩江一帶。泗探。則境內亦產珠之所也。然私採有禁。故不易見。珠且。不聞有藏珠之家。旱歲。西泊既涸。徒見老蚌纍纍。仰死泥淖而已。珠戶皆旗人。世居吉林境內。布特海烏喇城。俗稱打牲烏喇。

齊齊哈爾東南十餘里一坑。積雨成池。忽有龍見。旋得白骨。說者以爲龍蛻。因名龍坑。坑附近一林。較城北。崔家墳尤深密。副統統瑚爾奇墓所。

冬月。江冰忽裂。長數十丈。土人以爲蛟劃。閒見一物。波濤中蜿蜒如龍。蓋蛟也。

齊齊哈爾附郭無蛇。嫩江西閒有之。蠍、蠃、蜈蚣之類。皆非土人所識。其蟲多傷人畜者。馬蜂、土蜂外。蚊、虻。

最毒蚊絕大飛如雨。虻俗呼瞎虻。集齧牛馬。銳入內須臾白者變紅。故商旅夏皆夜行。避其鋒也。城中蚊較少。然有花草家。黃昏亦不支窗坐。余嘗七月出城。行數里。頭面已如包穀。世有言黑龍江近城無蚊。蚊不入室者。皆以耳爲目語。

俗呼蟋蟀曰趨趨。絡緯曰聒聒。螳螂曰刀娘。蚓曰曲蟮。螢曰火蟲。蜚娘曰矢殼娘。蜻蜓曰螞娘。阜螽曰螞蚱。蠶曰蛛蛛。皆與內地無異。惟夏秋不聞蟬聲。土人亦不識蟬爲何物。

口云。螞蚱不知春秋。此并不知有螞蚱。故北方寒而人多壽。

余寓中雜栽野卉。時有粉蝶栩栩來。然大者少。五色尤少。而輒隙多蟻穴。雨前奔馳成陣。或言黑龍江無蟻。殊不知蟻誠自在也。

口云。大槐宮處處有之。奔馳名利場者。殊不自知其夢耳。

黑龍江外記跋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冊黃方伯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抄本錄副。重勳權巡復向黃方伯借鈔。今以屬穆校刊之。重勳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特拾其餘瀋耳。然多方覷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遡、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能、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勳、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刊、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道、光、中、薩、英、額、所、撰、吉、林、外、記、十、卷、向、亦、未、有、刊、本、重、勳、仍、屬、校、刊、尙、未、竣、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穆、時、病、新、起、書、于、海、上、廣、方、言、館、

此書得於京肆。有葉氏印。是漢陽葉東卿先生平安館物也。內有秋濤注字。是閩人何願船員外所書。何由甲科改部曹。博通經史。藏書最多。咸豐閒。余猶及見之。未幾。與葉崑臣名琛、潤臣名澧、昆季前後俱歸道山。兩家藏書俱售散。此書鈔本。坊閒所無。尤宜珍秘。同治九年伏日。樊彬識。

葉崑臣。兩廣總督。死於暎國。後得歸葬漢陽。潤臣。內閣侍讀。捐道分發浙江。病故。有敦夙好齋詩行世。宅在虎坊橋路南。徐大司寇舊寓。有子午井。

